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289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唇齿之旅

香青菜月饼是仁昌顺新出来的素心月饼,素心的心是我加的,一般叫素月饼。在物质文明发达的今天,好吃的东西实在太多了,很多店家门口都架起电饼铛,烤起鲜肉月饼卖。远远闻到香气,总有种在人流里遇见糖炒栗子的感觉,不由得止步追寻。

香青菜月饼,顾名思义,月饼里的馅是香青菜干。这棵小小的香青菜南浔人说是南浔的,七都人说是七都的,震泽人也说是震泽的,一直争论不休。它被如此争宠,自然是因为好吃,甜中带香,摄人心魂,有着不一样的口感。它的与众不同自然跟这里的季候,这里的的风,这块夜潮泥有关,跟太湖有关。

王小波在《立新街甲一号与昆仑奴》小说里,对一碗肉汤是这样描述的:煨汤的瓦罐是清明前河底的寒泥烧成,挖河泥的人还是童子之身,再是汤里的胡椒桂叶全是南国生成,且在漂洋过海中经历了水路旱路万里,最终才从黄河的激流中来过关中……高潮部分在于“激流”,所有的精华就有了来路。这样一碗狗肉汤自然非同一般。香青菜虽然没有这么复杂的蜕变过程,但也值得为之倾倒——香青菜炒饭、香青菜炒酱肉、清炒香青菜,哪样不入味?香青菜在地里一块一块地种,吃不住的,自然得想个办法储藏,那么,就晒干做香青菜干吧。也可以直接叫菜花头,黄豆酱蒸菜花头,咸香中的绵软悠长,岁月呀,是这般值得回味。

晒香青菜干,多在油菜花盛开之时。农家小院的大门敞开着,一条绳子从东拉到西,还可以直接拉一根到河边,到路上,绳子上一朵一朵地晾晒着焯过水的香青菜。风肆意地摇摆着,油菜花的金黄时不时的闪现,不知道为什么,只要看到晒香青菜干的绳子,就总能看到油菜花的金黄。盛大的金黄色的背景,托举着一棵菜的蜕变,叫人肃然起敬,农村生活的底色如画卷铺陈,女主人的腰上系着碎花围裙正

□苏州李云

冬瓜的乡居情怀

无心种瓜瓜满园。

原来只是希望菜园不要长杂草比较好照顾,二姐心疼我不会照顾老家三合院及厨房后面的那两块菜园,所以自掏腰包到市场采购近十棵冬瓜和南瓜苗。才不过四五个月的时间,瓜藤并没有费心照顾,竟也有很好的丰收,前前后后采收竟达五六十个,真是不可思议!厨房旁,两人高的龙眼树,也爬满冬瓜藤,一下子也长了四个冬瓜。当它是幼瓜时,小小鲜绿的长形瓜就垂挂在龙眼树的树叶丛中,一天天下垂,一眼长一寸,直到快成熟才落在地上。走过树旁的我们,都会向这些小瓜瓜们行注目礼,每天都觉得大自然赐给的饕餮是如此美好。

在我的印象中,冬瓜都是大大长长的,抱起来很有分量,甚至抱不动,从小至今,都没有看过冬瓜藤的长相,现在才发现,它长得有点

□重庆王贞虎

投稿

几年前,百年老店安乐园举办征文活动。投稿想法喷薄而出,便有了以下故事。

小时候我就知道,这家店包子很好吃,疫情期间,这家店独辟蹊径开启团购,让食客足不出户解决需求。久违的包子又上餐桌,甚感美味,窝在家琢磨用怎样的文字来呈现我与老店的缘分,一篇散文如何写好?提笔又放下,放下又拿起……

稿件如期发出,翘盼信息,成了每天的小心思。有天早上还没起床,被电话铃震醒,拿起电话竟传来吴晓平老师的声音,我很惊讶。刚开口,吴老师自报家门,开门见山说:“你投稿我看了,先肯定内容还不错,文字也干净,但离征文要求还有一定差距。你是否还想投稿参与?愿意就和你说说文章存在的问题,若不想再花心思我就挂电话了……”

吴晓平,他自称城南小老头,是本地方言节目《听我韶韶》著名主持人。这节目,老伴每期不落,我们算是忠实吴粉。吴老师主动联系还愿意指导我,我当然欣然接受。

写作,有人信手拈来。我从没有系统学习,纯粹写作菜鸟。吴老师直言不讳列举文章不足,阐述写好散文的关键要素,由浅入深认真指导,告诉我怎样去写,如何写好。有些术语虽暂时没领悟,毫不影响我专心致志地听。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,让我恨不能他把文章

□南京徐影

在忙进忙出,勤劳朴实——筹备干货是农民对冬藏的深刻领悟。

晒干的香青菜干也可以蒸糯米团子吃,而糯米粳米种植在长漾边,糯糯的,细细的,一口下去,唇上的细腻与舌尖上的香青菜干碎末的撕扯、融合,内外兼修,真是极好。而香青菜月饼则不同,轻轻地从小牛皮纸盒里拿出来,之所以要轻,是怕碰掉酥皮,我对月饼的欢喜首先来自酥皮。每次拿起月饼,会先用指头掀掉一片酥皮丢在舌尖上尝,酥皮纤薄如纸,口感酥脆。之后才会掰开月饼,送到鼻子下闻馅香,深深地吸一口气,闻够了香再开吃。

香青菜干是成棵晒干的,取出,用热水泡软,切成碎末,倒上菜籽油炒好,包进酥皮,再用芝麻粉和苋菜汁制作的紫色“草花”颜料一点,月饼就做好了。步骤简单,可是,入口不简单呀,那种层次感,那份醇厚,以及由心感知到的摇曳的油菜花和复活的春天,带领着我们又要开启一段重要的唇舌之旅了。那春季与盛夏的交替,那暗夜与黎明的闪烁,一棵香青菜就这样走过一生,素心向夜,明月照我心。

素,是另一种华丽,华丽转身间,我们在老街相遇,在河边交谈,在春风里奔跑——就这样欢快地追着月亮奔跑。月亮时而在天上,时而在手上,时而在眼睛里,时而在颀塘河里。忽然间,我已站在砥定桥上,侧头回看着仁昌顺糕点铺。仁昌顺目前已是非物质文化遗产。三江既入,震泽底定,三江是吴淞江、娄江和东江,聚宝盆一般的地方,店铺门楼上的黑瓦屋檐的檐边像一把折扇打开着,皓月当空,竹影疏朗,祥和安谧——此时此刻,我也是一个有素心的人了,素心向暖,浅笑安然。素心从简,亦是清欢。朴素的牛皮纸袋,沾着酥皮的渣渣和香青菜干的香,在月光下,泛着莹润的包浆的光泽。

像南瓜。结的小果实,光光滑滑的,有点像瓠瓜;逐渐长大成熟,光滑面不见了,长出细细却会刺人的小白毛,这时才算是成熟。

菜园中长满冬瓜,才知道我家的品种是小型的。我家的小冬瓜不会再长大了,要利用早上时段采收起来对瓜藤比较好,冬瓜也不会腐烂,尤其快成熟时采收,能存放比较久。

有一次,我赤脚踩入毫无立足之地的瓜藤中,割除露出瓜藤的牛樟草和鬼针草,这才又发现,躲在瓜藤中,有点翠绿的冬瓜已长满细刺,一下子我也割了十几个,分送左右邻居、同事、镇上的家庭医生和护士等,让他们和我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。没想到,没有喷药、有机的冬瓜能引起他们赞叹:“你自己栽种的哦?真厉害!”

累累冬瓜也能串起一股股与人为善的乡居情怀,真是幸福。

逐字逐句分析透。说话间,电话那头传来另一个声音:“她又不是你当年下属,干吗这么认真严厉?”吴老师接过话茬:“不客观严格要求,她怎能进步把文章写好?我是看好她有能力强写。要不然我会打这电话?”呵呵,原来吴老师的爱人怕我生气呢。

“师傅领进门,修行在个人。有空多读点书,多写多练。”挂电话前吴老师不忘嘱咐。几经斟酌,付出努力终修正果,一篇可读文章如愿完成,喜获录用并发表于现代快报《青石街》。

文章发表了,吴老师做了点评给我鼓励。更有趣的是:俏皮的小外孙女,翘起肥嘟嘟的拇指一摇一晃,对着我奶声奶气欢快地喊:“婆婆,好样的。加油,加油!没准七十岁还当作家呢。”天真的童言霎时乐翻了全家,乐呵的我,抱起她稚嫩可爱的小脸亲了又亲。女儿一旁还趁机打趣:“婆婆不可以辜负外孙女哦。”哈哈,八十岁再学吹鼓手,还成大器?图的不就是这份乐趣吗?

生活多元化的当下,静心于琴棋书画,在吹拉弹唱中愉悦,跨出家门赏山河之美,照顾孙辈享天伦之乐。无论怎样,辛苦与否,皆有属于自己的那份快乐。用文字记录生活丰富了我的晚年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,乐在其中,师恩难忘。

雨鞋和行李箱

物品对人的意义,随着时间和情感的流逝,会不一样,有些东西变得无所谓,而有些东西的形象好像更清晰了。到底是时间变了,还是人对物的执着变了?

前天夜里,雨下得大极了,昨天白天也都在下雨。傍晚我出门,看到好多积水的小水坑。自然地,跟我妈说起小时候好羡慕我哥哥的小雨鞋,一直都想要一双,一直不给我买。后来哥哥长大把他觉得小了的小雨鞋送给我,我还记得那是一双绿色的雨鞋,靴筒边上有两圈白色的线,还有两只小青蛙图案。一只有一把小红伞,另一只穿着水手服。

想到这里,我又踩进了水坑,我妈一边说那里很脏一边拽我。我从小到大,一直热衷于踩进各种水坑,而且我每次踩的时候都在想,如果我穿着雨鞋就好了,就可以大胆地跳起来,不必怕脏水打湿我的鞋子。

我跟我妈说我要买雨鞋,我妈当然不知道我脑子里都有些什么活动,她只是说:“还是给你的钱太多了,一天不买东西就心痒痒是吧,你现在买雨鞋有什么用?”

年少时不可得之物成了每个雨天的念想。还有我那只粉红色的行李箱。它看起来很好看,金属质感很好,也有万向轮。但是它的质量真的很差,稍微多点东西就合不起来。侥幸合起来的时候,走在路上我会忍不住害怕,怕它突然罢工,大嘴一张把我的东西吐一地。

那是妈妈上班的时候别人送她的,她觉得好看就给了我,跟我说她舍不得用,把好东西都给我。在我本科四年、研究生三年里,无论我多少次说箱子不好用要再买一个,都会被妈妈训斥不知道节约,明明有,还要买。后来我不挣扎了,只是在装东西的时候对着箱子鞠躬拜它:小粉,求求你了,这次别给我颜色看。它也挺争气,没有真的在路上让我难堪。毕业以后,它就一直靠在墙边陪我,有时候被当作脏衣服的架子,有时候被当作放水杯的桌子,唯独不是我的行李箱。

上周我们回老家,我妈看着它闪闪亮的,心血来潮说要用它。她开开心心收拾好东西放进行李箱,却发现箱子怎么都扣不起来。她大概扣了五分钟就开始发脾气,把东西暴躁地取出来再叠好放进去。我看着她觉得可爱又好笑。又一次,我的脑子比我的嘴慢一拍,我说出口了:“我说过好多次的,它很不好用吧,七年多,我每次装东西都要来这么一出。别着急,两边金属扣有一边偶尔幸运会扣得很紧的。再试试。”过了两分钟不到,我妈抬起头跟我说:“是啊,你跟我说过那么多次,我竟然没有相信过你。这次回来我给你买一个。”

又尝试了好一阵,最后,又一次,幸运地,箱子扣住了一边。但还没等我们结束行程返回兰州,妈妈就已经把箱子扔掉了,她宁愿东西都四散装在服装店卖衣服的手提袋里,也不想再相信小粉一次。

回来没几天,妈妈给我买了一个很好的箱子,啄木鸟的蓝色行李箱。很高级,有置杯架等,滑轮竟然是静音的,看起来比小粉大多了,很能装。

但是我,已经不兴奋了。它又变成了我的脏衣服架子,我锻炼时放平板的桌子,有时候也会盛放我盯着它发呆的眼神。

也许下次要出门的时候,我会开始爱它。

□甘肃兰州贝沅

针线绕相思

奶奶的针线活儿在我们村是出了名的。

刚上幼儿园时,我因为想家,午睡时常偷偷地哭,奶奶知道后看着着急,疼在心里,牵着我的手坐在她的身旁:“奶奶帮你缝个小枕头吧。”她从木箱里翻出了一块粉色樱花的布料,将布料照着我的头型裁了形状,一根针穿起白色的线,飞针走线之间,布料的边上便多了一排整齐紧实的针脚,布料的三边被缝了起来,只留一个口子装入粟米后,外环针法压边缝上,一个小巧的枕头便出现在眼前。有粟米的香气、阳光的味道,枕着它以后,在幼儿园的午休再也没有哭过了。

每年二月初二是村里最热闹的时候,按照习俗当天需要在庙里奉一匹纸马,祈求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,缝纸马的重任自然落到了奶奶的肩上。奶奶在竹编的马儿轮廓上,巧妙地糊上一层层彩纸,精心细致地塑造出马儿的形态。再使用硬纸壳制作的龙凤纹样,精准地裁剪出金色闪烁的龙凤呈祥图样,贴在马的身上。最后,她细心地点缀上马儿的眼睛,顷刻间,一匹威风凛凛的小马便做成了。村里的男女老少见了无不拍手叫好。过了那么多年,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么漂亮的纸马。

村里有位孤寡老人,静静地坐在茅草屋内离开了这个世界。奶奶在大家的唏嘘声中说道:“我给他做件寿衣吧,让他体体面面地走。”奶奶用粉笔沿着尺在布料上描好样,听着剪刀将布料划开的“吱吱”声,瞬间衣服轮廓出来了。奶奶的眼神已不如从前那般明亮,但她依然颤巍巍地码好衣边,然后稳稳地拿起针,一扎、一挑,每一针脚依旧紧实而漂亮。衣服完成后,奶奶还在衣服上和袖口绣上纹样,这身寿衣成全了老人家的体面,也印着奶奶的善良。

以前我不明白为什么奶奶要花那么多的时间一针一线地缝一件衣服,后来我知道了,原来所有的爱都藏在一针一线里,传递了无尽的善良和关爱。

□广西南宁黄丹